

当我即将把水晶球攥入手心时，它却映出了我那张扭曲的脸

我不希望像我的父亲那样，我希望像我的母亲，她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 70 年代嬉皮士；是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（当年她同时修完这两个专业）；她与一群金丝雀和鹦鹉同住，它们在家里到处自由翻飞；她还是我们家的领导，因为我的父亲没有工作。我也想知晓天下事，博览天下书，还捎带吸点大麻（当然，不是为了榨干我的头脑，而是为了求得平衡，我母亲是这么说的）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想有几个情人，完全地认识我自己的机体，光着身子在家里走来走去，和我的孩子们一起在花园晒太阳，晚上可以聊聊马克思的思想，背景音则是打字机的噼啪声和黑板上的单词“木头”。我可不想像我的父亲那样。

他对书籍有排斥心理，就像当年的土著人见到白人拿着文契来到他们的家园一样。他看其他男性的眼光总是充满挑衅，而看女性的眼光总是色迷迷的。他从来不吸那种有冲鼻气味的东西，他也不爱掺合各种论争，却喜欢躲到一边吸食白色的粉末，我是直到后来才知道那粉末的名字的。他不允许母亲光着身子在花园里走动，更不允许鸟儿在屋子里飞来飞去。逐渐地我意识到，没有打字机陪伴的夜晚简直就是笼中噩梦，而那些呼喊和哭泣声并非从电视连续剧中传来。我可不想像我的父亲那样！虽然我小时候有一次问过：会哭的孩子有奶吃，对吧妈妈？她扮了个苦脸，吸一口烟（自从我学会了说“guato”并被外婆听见以后，她就不再吸臭臭的大麻了），说：不，乖女儿，不是这样的。但到底是什么样的，她从来没告诉过我。

他对书籍有排斥心理，就像当年的土著人见到白人拿着文契来到他们的家园一样。他看其他男性的眼光总是充满挑衅，而看女性的眼光总是色迷迷的。他从来不吸那种有冲鼻气味的东西，他也不爱掺合各种论争，却喜欢躲到一边吸食白色的粉末，我是直到后来才知道那粉末的名字的。他不允许母亲光着身子在花园里走动，更不允许鸟儿在屋子里飞来飞去。逐渐地我意识到，没有打字机陪伴的夜晚简直就是笼中噩梦，而那些呼喊和哭泣声并非从电视连续剧中传来。我可不想像我的父亲那样！虽然我小时候有一次问过：会哭的孩子有奶吃，对吧妈妈？她扮了个苦脸，吸一口烟（自从我学会了说“guato”并被外婆听见以后，她就不再吸臭臭的大麻了），说：不，乖女儿，不是这样的。但到底是什么样的，她从来没告诉过我。

我想成为那个总是赢的人，总是获胜的人，无所不能的人。我的脑子里总有个声音在响，你要叫得更大声，用力去踢家具，说最最伤人的话，于是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都会烟消云散。这样你就能达成目标，满眼都是黑翅和黄翼的蝴蝶飞舞，梦境游移，生活如常。

这就是生活，赢家通吃，或一无所有。如果输了，就会像我母亲现在的样子，什么都是一团糟，生活困顿，独守空房，而男人却走了。男人有钱，而女人没有。男人掌控一切，颐指气使，还一次又一次地在那个如同囚笼噩梦般的家里试图掐死她。这一切甚至都无人知晓。所以我要赢，要做我母亲年轻而富才学时的她。做一个被人需要，不可或缺的女人。做一个有钱的女人，尽管你并不在意钱，尽管你喜欢呆在孩子们身边远胜过在办公室度过漫长的下午。因为她不能输，不能容许你变成一个像她父亲一样的人。

你像开玩笑一样说要跟我结婚，我的嘴上说着好的，但心里却是在退缩。我们都说，教堂里可能不一定有我们的位子。

有时候暴怒这东西是没对象，没来由，没名目的。这种感觉来临时的迫切就像是钉子钉入另一件物体，急于要把它拔出来一样。于是对我而言，我感觉很需要，迫切需要，把电话机往墙上扔过去。而你适时地出现在暴怒的我面前。于是电话机砸在你的头上，我看着你的眼睛，确信这是你的眼睛而不是墙，再确认一边，确实是你的眼睛。你为什么不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？这是唯一使我平静下来的方法。这唯一的方法是我的父亲回到这个孤儿寡女的家里。

几个小时后他回来了，在对所有人威胁说他再也不会回来，他会自爆汽车而死，我们将再也无法见到他云云之后。于是，我作为家里最大的孩子，成了众人瞩目的对象。弟弟妹妹们都等着仿效我的做法呢。第一，当然是哭。然后，当我不再相信他这套把戏之后，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或者说，来吧，我们看谁玩得过谁！最后一招，就是直接挑战他，用一种已不再是小女孩的眼光盯着他。但我没法说叫他滚出去或者别来招惹我们之类的话。但他知道其实这也已话到嘴边，他还从没胆敢碰过我一根手指头。我的三个弟弟妹妹们也看样学样，他们也从来不是好欺负的。事实上，他们也非常暴躁易怒，就像我一样。但其实他们都是内心柔弱的，不幸的孩子们，并

没有什么神药能够解救他们脱离这种生活。但我的母亲，我的现在已显得陌生的，会把书偷偷藏在床下的母亲，对我说，你是女人，我的女儿，你不应该吸烟，这不好看。

原谅我吧，我是爱你的。（每次我父亲大清早灰溜溜地回来时总是这么说，而母亲也总是会原谅他）。但没有回应，你的心早已不在这里了，你的眼睛总是围着狂蜂浪蝶（指其他女人）打转，这些蜂蝶就像一些巨大的蛹，黑夜里便四处飞出来。你的目光于是活泛起来，你的声音在响起：到这儿来吧。而曾经满屋翻飞的金丝雀和夜莺都早已不在。我不知道当孩子们从学校回来时该跟他们说什么。我去公司上班，你在家照看他们。我知道到了晚上你也不会留在家。这样多好，对你而言。我们结婚时就是这样子了。我曾经说得很清楚，有一次，就离婚。当时我们都认同这一点，还海誓山盟的，以为我们的爱情与众不同呢。蝴蝶死了，我们也就分开了。

我的手在流血。

而那种怨愤，无休无止。

□自© Cristina Rascón Castro (作家, 翻译家, □□学家, Sonora, México, 1976)
的著作 Cuentríficos (ISC, 2006)

© 翻译者: Amanda Blazquez Hsu